

民间的手工艺，泥垛的，纸糊的，其味无穷，可爱之至。

## 自家的癖性

文/周汝昌

我这人有点儿怪，不喜欢“高档”的“精品”和工厂生产的那种“宫廷摆设”，有钱也不想买，莫说无钱了。那种东西做工虽精细，可是越细味道越薄，全无魅力。而民间的手工艺，泥垛的，纸糊的，其味无穷，可爱之至。旧时的年节庙会，棚摊路摆，人人买得起。可惜，这种宝物已很难见到了。

我特别喜爱红烛、纸灯这种“过年”的东西。不用往远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街头，腊月底就有挑担子卖红灯的，秫秸细篾片围成的八棱灯骨架，油得半透明的大红纸糊得挺挺的，在阳光下发出喜庆的光彩。买一个提着回家，夜里点上，那微微晃动的红光，真是人创仙境。

它和电灯的光亮、气氛、境界，是如此地不同。其理何在？愧已非科学家美学家，不能自问自解。

还有走马灯，民间巧手，用秫秸棍儿扎成一座楼阁，糊以白纸，中燃红蜡，火气上冲纸轮就能旋转起来——周围系着纸剪的“皮影”人，男女文武，影映纸上，宛如相逐而行。小时面对此景，真如天上人间，神往意迷！

但是不知为何，如今好像绝了迹。有一年元宵鼓楼举办灯会，我特意赶去。一见之下，原来尽是一些小电灯泡的玩艺，用反光刺目的人造绢绢之类制成，一个转盘，坐立几个绢人，了无意蕴。电流通时，盘子转动，几个呆板的绢人就那么毫无意味地兜起圈子。索然兴尽，后悔为这个挤车奔波一大阵子。

在海外逛商店时，看见那琳琅满目的形形色色的蜡烛。他们吃晚饭，故意去电灯而点彩烛。圣诞节的烛光炫影，更不可或少。这不禁又使我十分困惑：西方是电的世界，可是蜡烛仍然魅力未减。在北京，我想买支红烛点点，领略一丝诗词中引人入胜的“绛蜡”、“兰膏”、“蜜炬”的意味，却全无觅处。

一进厨房，两眼发亮，煎炒烹炸，逮什么都想往锅里扔。

## 侄女爱做饭

文/杨葵

大侄女生在四川，后来恋上了个北京男，勇敢地辞去报社的工作，扑到京城来寻心上人。来时大包小包的，男友以为她臭美，说带这么多花花绿绿的衣服做甚。打开行李一看，辣椒、花椒、芝麻、酸菜……大半内容都是种种川地特有烹调配料，当即馋得流口水。

两人很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男友本来独自一人过生活，有了上顿没下顿，经常四处张罗狐朋狗友去小饭馆扎堆儿，遭拒就直接煮袋方便面，代替全天吃喝，凄惶得很。我侄女一来，那男娃迅速从狐朋狗友的视野里消失。再出现的时候，平坦了几十年的小腹猛地凸起，不无自豪地总结发胖原因：俩月了，没吃过重样的菜。得便宜卖乖，还假装抱怨：没把她肚子搞大，倒先被她搞大了肚子。

小侄女还在上大学，就烦住校，天天往家跑，因为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锅碗瓢盆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油盐酱醋。回家一进厨房，两眼发亮，煎炒烹炸，逮什么都想往锅里扔。每次做完饭菜无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只恨锅铲、漏勺不能入口，要不也得给红烧喽。家中只有三口人这么简单的事实，老是被她忽视，经常一做四冷四热，外加一锅汤，饭后还有甜点，把我哥嫂吃得根本坐不住，在屋里直溜达。

听我说她姐姐也爱做饭，小侄女脑袋一斜，满脸不服，强烈要求和姐姐当面PK。有一次大人在外聚餐，两侄女一碰头，迅速不见了人影，原来是找了幽暗的地方，先打起了嘴仗——那你会做那什么吗？还有那什么……

嘴上谈兵的结果，是没有结果，两人相约下周末拿我家当战场，真刀真枪比试比试。所以从下周一起，我打算每天只吃两个苹果，空出肚子，专心等待一顿盛宴。